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 下 惟 六

歎尚重奇被大德鎧以權方便而説
此言可徐而問時王即起問軟首曰
向者何説江河沙等諸佛世尊不能
為我而決狐疑軟首報曰王意云何
諸佛世尊緣心行乎答曰不也軟首
又問諸佛世尊發心行乎答曰不也
又問諸佛世尊滅心行乎答曰不也
又問諸佛世尊行有為乎答曰不也
又問諸佛世尊行無為乎答曰不也
又問諸佛世尊所教行無為乎答曰
不也軟首又曰王意云何其諸法者
而无有行無所歸趣寧能有人教化

普超三昧 經卷下 第二丈 恭

於法決斷之乎答曰不也王當了之
吾以是故而説斯言王之狐疑江河
沙等諸佛正覺所不能決復次大王
假使有人而自説言我以塵冥焰烟
雲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
汙軟首又問設令大王吾取此空洗
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軟首報

而无有行無所歸趣寧能有人教化
普超三昧經卷下　第二丈　恭
於法决断之乎荅曰不也王當了之
吾以是故而説斯言王之狐疑江河
沙等諸佛正覺所不能决復次大王
假使有人而自説言我以塵冥焰烟
雲霧汙染虚空寧堪任乎荅曰不能
汙軟首又問設令大王吾取此空洗
之使淨寧堪任乎荅曰不能軟首報
曰如是大王如来之[illegible]流了諸法猶
如虚空成寂正覺自然淨者无所染
汙以是之故何所有法而染汙者見
逆限乎豈可决了若淨除乎大王等
觀於斯法義吾以是故向者説言江
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决了復次
大王諸佛世尊不得内心而有所住
不得外心而有所住所以者何一切
諸法自然清淨无有處所自然淨者
无有處所無有志願有所住者所以
者何得自在於諸法自然故无自然
於諸法无興立故無蹉跌於諸法无
所有故無所有於諸法離形貌故無
形貌於諸法虚無故无弊㝵於諸法
无教相故无教化於諸法自然無所
有故離所有於諸法釋歸趣故无趣
普超三昧經卷下　第三丈　恭

有故離所有𢦏諸法釋歸趣故无趣
𢦏諸法无別離故無別離𢦏諸法无
所生故無所猗𢦏諸法自然淨故心
性淨𢦏諸法无分如空等故無倫比
𢦏諸法无憍黨故无侶𢦏諸法離於
二故無有二𢦏諸法澹泊故无量𢦏
諸法无斷絶故無邊際𢦏諸法无崖
畔故無誠諦𢦏諸法顛倒從不誠諦
而有所住故无顛倒𢦏諸法常淨得
安已故有常𢦏諸法无歸嚮故清淨
哉諸法本淨因明達故已自然𢦏諸
法无我而顯耀故安隱𢦏諸法無想
念故無猶預𢦏諸法内寂然故欺妄
𢦏諸法究竟无誠諦故靜莫𢦏諸法
澹泊相故无吾我𢦏諸法除於我故
无穿漏𢦏諸法解脱相故趣寂滅哉
諸法離所念故无恐懼𢦏諸法離着
干故造一等𢦏諸法等仰脱故憒惱
𢦏諸法不想本際故无有想𢦏諸法无
憒閙默緣故順空𢦏諸法離衆見故
无有願𢦏諸法離三世故斷三世𢦏
諸法无去来今故無為等𢦏諸法究
竟无生故王意云何彼法無生亦无
所起亦无所有無有真諦豈能有人
于染之非答曰不也欲首曰彼法亭

所起亦无所有無有真諦豈能有人
汙染之乎答曰不也軟首曰彼法寧
可決断不耶答曰不也軟首又曰一
切諸法等如泥洹如來解此致寂正
覺猶是之故王狐疑者不可決斷是
故大王不可修行有所造立不從倒
心當修造立真諦之觀觀於无本設
能察者則於諸法而无所受亦無曉
不與遊居若使大王不與諸法俱遊
居者斯為信其有信者是乃為寂寞
其寂寞者乃自然淨自然淨者乃无
所造一切諸法則無有主彼則造忍
一切諸法无有造者王當知之無所
造者則為滅度計彼諸法亦无所造
無所破壞亦无有造亦無不造斯謂
滅度假使大王順此脫者則平等脫
倚等脫者則於其法无趣無遠不增
不減所以者何於一切法無所剎誼
亦無所求諸法无本其無本者則无
所生无所生者則亦无本其无本者
等无老特故曰无本无異設使大王
解信無本一切狐疑自然為斷又若
大王眼無染汙亦无所淨眼之自然
為无本故無本自然則白眼矣眼耳

為无本故無本自然則曰眼矣眼耳
鼻口身心亦復如是心者大王無有
染汙亦無所淨心之自然為無本故
無本自然則曰心矣王當了之色無
染汙亦无所淨色者自然為无本故
無本自然則曰色矣痛想行識亦復
如是識无染汙亦無所淨識之自然
為無本故无本自然則曰識矣王當
了之一切諸法無有染汙亦無所淨
諸法自然為无本故無本自然則曰
諸法心無形色亦不可見無所危害
無有處所无有言教辟若幻如不處
於外不處於內心者本淨而自然明
設心淨者則無染汙亦無所淨王當
解此其本淨心不可染汙无有淨者
無有虛妄亦无所著無所危害因無
諦想而有所造無諦思想設有所住
凡夫愚騃猗欲塵勞彼則何謂无有
誠諦則而發起無誠諦想其無誠者
則不與諦一切諸法住不真諦以存
於彼無誠諦想辟如大王喻此虛空
無色无見不可執持亦無所捨亦無
言教假使有人而說言曰今此虛空
無色无現不可執持亦無所捨无有

無色无現不可執持亦無所捨无有
言教吾今欲以塵烟焰雲霧汙染虛
空王荅曰不能軟首曰如是大王心
本之淨自然顯明則不可以塵烟焰
雲霧蔽㝵汙之辟如塵烟焰雲霧住
於虛空終不染空而為垢汙如是大
王發吾我相謂是我所因鑒緣結爲
婬怒癡不汙心法不汙心法自然之
淨是故大王仁者於彼勿懷狐疑王
欲知之其過去心及當来心則無形
貌其當来心及過去心亦无形貌現
在心者無所依猗亦無所有前心所
念不㝵後心後心所念不㝵前心其
現在心亦復如是明知於彼而造斯
觀心無所有亦無無不有過去心者以
滅盡未来心未至現在无住觀見諸法
當来無住蠲除諸見無所怙者為解
既故清淨想者諸法離垢普等于世
普等於明無所生者无有言教及无
言教無處不處世尊所說寂然之議
其寂然者計於彼法則無有處假使
有人求處言教推索諸法設使大王
在於諸法而無所念則除一切狐疑
之結而於諸法無所決除所以者何

之結而於諸法無所決除所以者何
其狐疑者與法適等而無差特故曰
法界御於平等一切諸法及與法界
於此諸法當御平等所以者何一切
諸法則入法界設等法界則等諸法
是故名曰法界平等一切諸法其法
界者等御諸法說是語時王阿闍世
得柔順法忍歡喜踊躍心獲大安尋
即又手歎曰善哉快說斯言辯除余
疑軟首荅曰王當知之斯為大冥狐
疑之結也如王究竟釋一切法而說
斯言善哉溥首快說斯言辯除疑惑
王又荅曰以為滅盡吾諸陰蓋假使
我身命終沒者則當至道軟首荅曰
是為大王之甚疑㝵乃欲究竟一切
諸法至於滅度乃能悕望想泥洹究
竟泥洹一切諸法而復望想於滅度
乎究竟泥洹者諸法本淨而无所生
尒時王阿闍世取軟妙衣價直百千
即以手持奉上軟首欲報法恩而覆
其身軟首童真忽然不現不見其身
何所歸趣空中聲曰如今大王而不
覩見軟首之身觀其狐疑亦當如斯
如見狐疑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

難諸法所見如是見无所見又曰大
王所見身者以衣與之次于軟首有
坐菩薩名慧英幢王阿闍世以衣與
之於時菩薩不肯受衣而説斯曰吾
不欲脱於所有亦不瞋恨亦不滅度
吾亦不近於凡夫法而受斯衣亦不從
度凡夫行者不從學者亦復不從塵
度法者不從不學不從無學而度法
者不從縁覺亦復不從度縁覺者而
受斯衣吾亦不從如來所受亦不從
度如來法者而有所受假使大王不
行斯法不捨此法吾乃從彼而有所
受當所受者若有施者俱同一等而
無差特如此施者則為清淨衆祐所
呪王阿闍世則以其衣著慧英幢身
即於座上忽然不現已於空中復聞
聲曰其身現者以衣施之次有菩薩
名信喜寂王阿闍世以衣施之其菩
薩曰吾亦不從自見身如有所受不
從見他不從見著塵有所受不從
離塵亦不從寂猗有所受不從有無
猗不從定意不從乱志不從智慧不
從無慧而有所受王即以衣著菩薩

（普超三昧經卷下）

從無慧而有所受王即以衣者菩薩
上則亦不現而於空中如有聲曰有
現身者以衣施之次有菩薩名不捨
所念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
亦不肯受而說斯曰吾不從猗身而有
所受不從猗言不從猗心不從猗慧
不從猗誼不從猗陰不從猗種不猗
衰入不從猗諦不從猗佛音聲而有
所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所猗
亦無所者究竟永安亦無震動王阿
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則亦不現
空中有聲而語王曰其身現者以衣
施之次坐菩薩名曰尊志王阿闍世
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受而說
斯曰王當知之吾不從界脫而有所
受假使大王發於無上正真道心其
心等者道意則等信道意等道已平等
其心亦等已等道意諸法則等已能
平等一切法者乃從受衣於一切法
不受不捨亦無所取脫於諸法而無
有意亦無不意觀一切法不見吾我
不計吾我如是行者乃從受衣王阿
闍世以衣施之則便不現以於空中
而有聲曰其有現者以衣與之次有
菩薩名[illegible]王阿闍世以衣施之

而有聲曰其有現者以衣與之次有
菩薩名定華王王阿闍世以衣施之
於時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假使
大王行諸三昧不於定意而有所懷
信解諸法本淨平等无有脫者我乃
從彼而受斯衣王阿闍世者其身上
於時菩薩則亦不現已於空中而聞
聲曰其身現者以衣與之次坐菩薩
名無逮得王阿闍世以衣施之時彼
菩薩亦不肯受而說斯曰假使大王
於一切陰而信得度文字音聲一切
平等而不可得已見諸法無所得者
則使導利無所得誼不御衆好不導
嚴飾作斯行者我乃從彼而有所受
王阿闍世以衣擲之時彼菩薩忽然
不現以於空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
以衣施之次有菩薩名淨三垢王阿
闍世以衣施之時彼菩薩亦不肯受
而說斯曰假使大王不自得身亦無
受者其有施者亦無悕望若如是者
我乃受衣王阿闍世以衣擲之則亦
不現以於空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
以衣與之次坐菩薩名化諸法王王
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

阿闍世以衣施之於時菩薩亦不肯
受假使大王示現聲聞而般泥洹亦
不滅度示現緣覺而般泥洹亦不滅
度示現如來而般泥洹亦不滅度無
終始法無滅度法吾乃受衣王阿闍
世以衣擲之則亦不現空中聲曰其
有現身以衣與之王阿闍世以次第
以衣施諸菩薩一一不現各各說曰
其有現者以衣與之牀榻机案亦空
不現王阿闍世謂賢者大迦葉曰於
今現者當受斯衣仁者家尊佛所咨
歎宜當受之大迦葉曰吾[illegible]怒癡無
除盡也如今吾身不應受衣不捨無
明不除欲索不斷苦惱不滅於習不
為盡證亦不由路吾不見佛亦不聞
法不御聖衆不釋塵勞不發思想不
離思想不建立慧亦不離慧吾眼不
淨亦不造慧亦無所滅其施我者不
獲大福亦非無福吾亦不在於生死
法無滅度法其施我者不能究竟衆
祐之德假使大王能行如斯等護諸
誼我受斯衣王阿闍世以衣擲之忽
然不現在於空中而聞聲曰其身現
者以衣與之王阿闍世次第施衣則

者以衣與之王阿闍世次第施衣則
各不現如是一切諸大弟子一一慌
惚没不復現盡五百人復聞聲曰王
所見身以衣施之即自念言菩薩聲
聞恣不復現吾當還與第一之后則
入宮裏而遍觀察亦不覩見一切婇
女王阿闍世便得親近如斯定意其
目所瞻不見諸色亦不見男女不見
童子不見童女不見大小不見牆辟
不見樹木不見屋宅不見城郭續見
身想復聞空中而有聲曰其身現者
以衣與之王即自者不自見身尋則
雪除一切色想復聞聲曰假使大王
不見諸色形像所柔軟安隱觀於狐
疑亦當如見狐疑觀一切法亦復如
此如所見者斯乃為見離於諸見設
使離見有所見者則無所見不離諸
見如是見者能為等觀設於諸法不
所見已無所見則為等觀於時王阿
闍世皆離一切想念所著從三昧起
尋則還復見衆會諸后婇女城郭殿
宅亦復如故王阿闍世白軟首曰向
者衆會為何所湊又吾在前而不見
之軟首報曰猶如大王狐疑所湊其
衆會[illegible]衆會

之軟首報曰猶如大王狐疑所湊其
衆會者向在于彼又問大王見衆會
乎荅曰已見軟首問曰云何見而見
狐疑覩衆會者亦復如是又問以何
等見於狐疑乎荅曰如覩會者前日
所見諸形色者狐疑亦然不見内外
又問大王世尊說曰其犯逆者不得
中止處無有間王自知當至地獄乎
王尋荅曰云何軟首如來至真成正
覺時豈見有法歸囹圄乎斯趣三塗
斯趣天上斯起泥洹乎荅曰不也大
王軟首見察吾今覺了一切諸法所
覺了法於諸經法亦無得趣於地獄
若生天上般泥洹者一切諸法皆悉
為如若分別空之歸趣瞻於空者無
趣地獄不至天上不歸泥洹一切諸
法無所破壞一切諸法悉歸法界其
法界者不歸惡趣不上於天不歸泥
洹其逆無間則謂法界諸逆之原則
謂法界其本淨者則謂諸逆其諸逆
者則謂本淨是故言曰諸法本淨是
故軟首一切諸法至無所生由斯自
知不歸惡趣亦不上天不外泥洹軟
普超三昧經卷下
首荅曰云何大王乱佛法教荅曰吾
亦不違世尊教命不毀佛法所以皆

首荅曰云何大王乱佛法教荅曰吾
亦不違世尊教命不詭佛法所以者
何世尊分別演無我除說真諦原已
無有我彼則無人人無所有衆生虛
无无有實者如是計之則无所造亦无
作者亦無受者又問大王狐疑斷乎
荅曰已究除矣歎首問曰云何大王
猶豫絕乎荅曰永絕歎首又問今王
云何於衆會中知王有逆而言无逆
荅曰不也又問云何荅曰其已逆者
脫於無結而造證者彼諸逆者斯會
逆者其諸逆者則是菩薩柔順法忍
而令衆人得入斯忍不當於彼攬持
諸逆歎首所謂逆者從彼至斯無有
諸逆以是之故不當於彼揔攝諸逆
時慧英幢菩薩舉聲歎曰以為嚴除
大王之路乃能逮得如斯法忍王則
荅曰一切諸法本末悉淨又一切法
究竟閑默無所染汙以是之故不可
汙染而為作垢無所著道斯名曰道
又彼道者不歸生死不至泥洹諸賢
聖道無道御者无所起道斯名為道
道无有道王向闍世說此言時逮得明
逮柔順法忍於時中宮四十二女見

達柔順法忍於時中宮四十二女見
濡首威神變化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五百庶民遠塵離垢諸法眼淨時無
央百千人衆皆来集會王宮門下欲
得聞法供養奉事軟首童真以脚足
指而案此地時王舍城悉作琉璃一
切城里所居民者悉見軟首菩薩譬
聞辟如明鏡照其面像自見其影軟
首童真為諸来者如應說法八万四
千人聽經法者得法眼淨五百人皆
發無上正真道意

心本淨品第十一

尒時軟首為王阿闍世及諸眷屬并
餘来者無數之衆開化說法即從坐
起與比丘衆王阿闍世群臣寮屬及
無數人出宮門行行於途路見一男
子自害其母住地樹下啼哭懊惱稱
叫柰何其人究竟現在應度而自尅
責所作無狀而造大逆自危其母當
墮地獄雖尒其人當修律行時軟首
於比丘衆前化作異化即時往詣害
母人所去之不遠而中道住其害母
者遇見父母與子共侶父母謂子是
者正路其子答曰斯非正路遁乎起

者正路其子答曰斯非正路遍乎起
諍於是化子現懷瞋怒殺化父母其
逆罪子遥見化子害化父母啼哭酸
毒不能自勝尋即往詣害母人所而
謂之曰我煞父母當墮地獄奈
何當設何計其害母者而自念言今
此来人乃害二親我但危母其人癡
冥罪莫大焉我之為逆尚老於彼如
彼受罪吾猶覺輕其人者悲哀酸酷
救者佛為設救其恐懼者慰除所患
口並宣言吾當往詣能仁佛所其無
如佛所教我當奉尊於時化人啼哭
進路在其前行而害母者尋隨其後
如彼悔過吾亦當介吾罪微薄彼人
甚重化人詣佛稽首于地而白佛言
唯然世尊吾造大逆而害二親犯斯
大罪佛告化人善哉善哉子為至誠
而無所欺言行相副詣如来前說誠
諦言而不兩舌亦不自侵當自惟察
觀心之法以何所心危二親者用過
去心當来心乎現在心耶其過去心
即以滅盡其現在心即以别去無有
處所亦無方面不知安在當来心者
則亦未至无集聚處未見遊返亦无往
還子當知之心亦不立於身之内亦

則亦未至无集聚處未見遊返亦无往
還子當知之心亦不立於身之內亦
不由外亦無境界不處兩間不得中
止察其心者亦無五色青赤黃白黑
子當了之心者無色亦不可見亦無
所住亦不退轉無有言教不可執持
猶若如幻子欲察心不可分別不可
解了不可名婬不可究怒不可知疑
無婬怒癡子當知心無生死行亦無
所作亦無所現亦不現在心者清淨
亦無垢染亦無淨者心不在此亦不
在彼不在異處猶如虛空亦无等倫亦
無色像亦無言教有明知者不當依
猗勿得言吾謂是我所莫得造處无
得為想莫造畢竟勿有所為無言已
身勿云吾我莫念過去所以者何子
當知之一切諸法悉無所住猶如虛
空子且聽之解如是者佛不謂人於
法有脫若染汙者不歸惡趣設心清
淨而無垢染則無諸趣於時化人即
而歎曰得未曾有天中之天如來所
因成寂正覺了知法界無有作者亦
無有受無有生者无滅度者无所依
猗願得出家因佛世尊得作沙門受

猗願得出家因佛世尊得作沙門受
具足戒佛言比丘善来於時化人前
作沙門即白佛言唯然世尊吾獲神
通今欲滅度佛之威神使教化人去
地四丈九尺於虚空中而取滅度身
中出火還自燒體於時逆子見彼化
人得作沙門聽受經法聞佛所說心
自念言向者彼人自危二親在世尊
前而作沙門便得滅度今吾何故不
效彼人而作沙門亦當滅度作是念已
往詣佛所稽首聖足前白佛言我亦造
逆自危毋命佛言善哉善哉子為至
誠而無所欺言行相副詣如来前說
誠諦之言而不兩舌亦不自侵當自
惟觀心之法以何所心危其親者用
過去心當来心乎現在心耶其過去
心即巳滅盡其現在心即以蒴去無
有處所亦無方面不知安在當来心
者則亦未至無集聚處未見旋返亦
無往還子當知之心亦不立於身之
内亦不由外亦無境界不處兩閒不
得中止察其心者亦無五色青赤
黃白黑子當了之心者無色亦不可
見亦無所住亦不退轉無有言教不

見亦無所住亦不退轉無有言教不
可執持猶若如幻子欲察心不可分
別不可解了不可名婬不可究怒
不可知癡無婬怒癡子當知心在生
死行亦無所作亦無所現亦不現在
心者清淨亦無垢染亦無淨者心不
在此亦不在彼不在異處猶如虛空
亦無等倫亦無色像亦無言教有明
知者不當依猗勿得言吾謂是我所
莫得造處無得為想莫造畢竟勿有
所為無言已身勿去吾身莫念過去
所以者何子當知之一切諸法悉無
所住猶如虛無子且聽之解如是者
佛不謂人於法有脫若染汙者不歸
惡趣設心清淨而無垢染則無諸趣
於時逆人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毒痛
甚劇而無救護則白佛言我今被燒
惟天中天而見救濟歸命大聖於是
世尊出金色臂著寶人頂上火時即
滅無復苦痛見如來身若干相好身
痛休息而得安隱又前白佛欲作沙
門佛尋聽之即為寂志於時世尊為
說四諦其人聞之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修行法教逮得往還證至得羅漢

淨修行法教逮得往還證至得羅漢
又白佛言欲般泥洹世尊告曰隨意
所存於時比丘踊在虛空去地四丈
九尺身中出火還自燒體百千天人
於虛空中而來供養時舍利弗見彼
人受斯律教而得滅度則驚怪之前
白佛言誠難及也天中之天如来恩
施所說法律乃令逮者得天法教如
是行者然有殊別堪救濟者惟有如
来歎首童真被大德鎧諸菩薩倫能
覩一切群萌根原隨而度之地非聲
聞緣覺境界佛言如是舍利弗誠如
所云是佛大士法忍菩薩之境界也
又舍利弗汝等所見想墮地獄而佛
覩之至滅度法汝等視人應滅度者
世尊省知而墜惡趣或以知足有德
之士閑居奉戒而三昧定汝等謂之
至滅度法如来見之反墮地獄所以
者何汝等之類離於心行不能遍察
衆生心原群萌所行不可思議又舍
利弗汝為見此煞母者乎聞說深法
得至無餘而般泥洹對曰惟見天中
天佛告舍利弗斯害母者於五百佛
殖衆德本聞深妙法解暢心本清淨
顯耀又如其人入此由告受一切去

殖衆徳本聞深妙法解暢心本清淨
顯曜又如其人入此典誥受一切法
而得解脫佛言舍利弗以是之故若
族姓子族姓女我滅度後能聞是法
誼即便言樂又迷惑而心乖者隨惡
知友而犯罪疊不失法忍乃至無餘
而得解脫吾不謂斯等墮悪趣也有
信樂如是像類深妙之法所得如是
以斯之故若茲等倫處於正路其聞
斯典即信樂者講說平等章句歎頌
廣為他人分別演者徳悉如是何况
奉行修如所教軟首與諸菩薩大士
迦葉王阿闍世及無數人往詣佛所
稽首礼足却坐一面
尒時舍利弗見軟首與諸會者悉坐
定已謂王阿闍世大王狐疑寧為斷
乎荅曰唯然仁者尋則斷矣又問云
何斷荅曰不受不捨是謂為斷亦無
所得本末永了無有垢染則為斷矣
舍利弗白世尊曰王阿闍世所畢幾
如餘有幾如世尊告曰王之餘殃猶
如芥子所滅之罪如須弥山入於深
(普超三昧經卷下)
法所說經誼至無生法舍利弗又白
佛言王阿闍世當復往歸於悪趣乎荅
曰如忉利天子在於七寶重閣交露

佛言王阿闍世當復往歸於惡趣乎答
曰如忉利天子在於七寶重閣交露
下閻浮提尋還本處如是舍利弗王
阿闍世所入地獄名賓跎羅晉曰集
欲適入尋出其身不遭苦惱之患舍
利弗言難及世尊王阿闍世諸根明
達乃如斯乎又能蠲除若干罪豐如
斯重殃地獄之毒佛告舍利弗王阿
闍世前已供養七十二億諸佛世尊
殖衆德本咸受經典所聞法者勸无
上正真之道汝豈見軟首乎對曰已
見世尊告曰軟首童真勸阿闍世使
發無上正真道意於難計劫離垢蔽
如来無數諸佛於彼劫中而有三億
平等正覺悉是溥首所可誘勸使轉
法輪長壽久存設百千世尊終不能
為王阿闍世說法決疑其惟軟首能
為斯王決除疑網所以者何軟首童真
數從諸佛聞是深法以是故當作斯
觀其有菩薩應所度者本從發意得
其本師為之說法乃能解耳王阿闍
世從集欲輕地獄出生於上方去是
五百佛國其世界曰莊嚴其佛号寶
英如来至真等正覺今見說法當復
重見當令從聞深經在於彼土即當

英如来至真等正覺今見説法當復
重見濡首從聞深經在於彼土即當
逮得不起法忍弥勒菩薩成正覺時
當復来下逮斯忍界号曰不動菩薩
大士弥勒如来當為衆會宣講不動
菩薩前所興為又復分別於此經典
敷陳至誼不動大士能仁佛世作大
國王名阿闍世從惡友言自害其父
從濡首聞所説經典得柔順法忍曰
此除罪令無有餘弥勒如来緣不動
菩薩説此經法八千菩薩得不起法
忍八万四千菩薩獨除無數不可計
會罪疊積聚如是舍利弗王阿闍世
從今已往八百難計會劫修菩薩行
開化衆生嚴淨佛土又舍利弗王阿
闍世所化衆生為聲聞地若緣覺地
若行大乗斯等衆生當有罪盖无塵
垢弊狐疑患除無有猶豫過於八千
不可計劫當得無上正真之道為寂
正覺劫名喜見世界曰無造陰佛号
淨界如来至真等正覺壽十四劫諸
聲聞衆七十万人而為大會一切慧
解志八脫門諸菩薩衆有十二億皆
得智慧度無極善權方便滅度之後
正法當住一億歲無造陰世界所有

得智慧度無極善權方便滅度之後
正法當住一億歲無造陰世界所有
黎庶至於壽盡無狐疑者終没之後
不歸三塗淨界如来設為群生講説
經者悉去諸垢無有塵勞皆得清淨
是故舍利弗人人相見莫相平相所
以不當相平相者人根難見獨有如
来能平相人行如佛者可平相人也賢
者舍利弗及大衆會驚喜踴躍而説
斯言従今日始盡其形壽不觀他人
不敢説人其趣地獄其當滅度所以
者何群生之行不可思議時佛説此
喻阿闍世決三万二千天子發無上
正真道意各誓願曰淨界世尊成正
覺時吾等當生於彼佛土不造欲世
界佛即記之當生彼土

月首受决品第十二

王阿闍世有一太子名曰月首厥年
八歲解頸瓔珞用散佛上而曰吾以
此德勸助無上正真之道以斯善本
淨界如来成正覺時願於彼土為四
域主轉輪聖王盡其形壽供養如来
及比丘衆佛滅度後奉持舍利而受
經典然後得成無上正真之道為家

經典然後得成無上正真之道為冣
正覺這散珠瓔便於虛空則成七寶
交露枰閣四方四植上下平等嚴正
雅妙於其閣內安四寶牀敷天繒綵
如来坐之相好莊嚴佛時即笑世尊
笑法則有無數不可計限百千光色
從其口出照難思議无有邊際諸佛
世界超于梵天魔之宮殿日月光明
自然蔽曀爚烟繞身無央數而從頂
上入賢者阿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
長跪叉手以偈讚曰

度一切智慧　超越衆聖尊　解了群生類
心行之根原　以分別本末　應時而說法
普照世願說　何因而欣笑　衆生在十方
一切處其前　無數億姟衆　一二而難問
能仁之聖師　乃堪決其疑　善哉願解說
愍哀何故欣　其過去諸佛　冣勝所住立
又當来世尊　猶如洹河沙　分別知六趣
慧度於无極　所以現欣笑　離垢願決疑
光明超日月　翳魔精梵宮　通徹諸鐵圍
超照衆山頂　安隱蒸黎元　枯竭衆勤勞
善說除諸垢　何故然笑欣

於是世尊告阿難曰寧見有月首太
子乎對曰唯然已見佛言今此月首
而於佛前植衆德本則以勤勤無上

子乎對曰唯然已見佛言今此月首
而於佛前殖衆德本則以勸助無上
正真道稍當漸積修菩薩行淨界如
來成佛道時又此太子生彼佛土為
轉輪王供養奉事淨界如來至真等
正覺盡其形壽施以所安滅度之後
供養舍利將御正法法滅盡後即當
遷沒生兜率天則於其刧法為無上
正真道成冣正覺号月英如來至真
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衆祐國土所
有佛之壽命諸比丘衆亦如淨界世
尊等等無差特也尒時他方世界諸來
會者菩薩大士與軟首俱至此忍界
聞說斯言前啓白佛軟首童真所可
遊至則當觀之其土處所志為如來
無有空缺諸佛世尊不復勞慮所以
者何唯然世尊軟首所攝終無惡趣
不亂不閑及諸魔事罪蓋塵穢其有
州域郡國縣邑丘聚城墎於斯正典
而流布者則觀其處如來遊居無有
虛空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族姓子誠如
所云今斯經典所宣布處則是如來
之所遊止則是如來慇懃垂教又族
姓子乃昔往古過去佛時吾於度世

之所遊止則是如来慇懃垂教又族
姓子乃昔往古錠光佛時吾於彼世
首楞三昧經卷下　第二十七紙
而受得決所敷髮地錠光如来蹈越
髮上散以蓮花逮得法忍授吾莂曰
後無數劫當得作佛号能仁如来如
是族姓子時錠光佛告諸比丘汝等
不當越踏斯地所以者何是者則為
天上世間神寺佛塔菩薩敷髮其處
者而逮法忍誰欲於此而起塔者
彼諸天子八十億人同時稱曰吾等
當起尒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賢天
白世尊曰吾於斯地當起塔寺佛言
可與族姓子賢天長者即於彼處起
七寶塔莊嚴具足還詣錠光而問佛
言予在其地興七寶塔福何所趣錠
光如来尋報之曰長者欲知菩薩大
士得不起忍計其地處若如車輪下
盡地際一切衆生各取土塵皆如舎
利而供養之乃復上至三十三天滿
中七寶以布施佛若欲比之起塔寺
福終不相及塔寺之福寔多難計長
者於此所殖德本如我今授摩納之
莂當為無上正真之道若成佛者亦
立卿於大道决於族姓子意念云何
首楞三昧經卷下　第二十八紙
[illegible]

[illegible]曾為弟[illegible]正真之道者[illegible]侍者亦
立卿於大道決於族姓子意念云何
智者三昧經卷下　某甲八丈　校
尒時長者名賢天者豈異人乎莫作
斯觀所以者何此衆會中有長者子
名曰受行今吾授決當於來世而得
道号善見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為佛衆祐以是之故族姓子族姓
女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若住
若坐書是經典持諷誦讀為他人說
則於其處下盡地際一切諸塵悉為
衆生又此土者悉如舍利所以者何
得忍菩薩成就衆德亦復如是佛故
告汝汝慇懃屬累若族姓子族姓女
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寳布施
如来至真等正覺晝夜各三而不懈
怠亦施隨時至於一劫若復過劫不
如受是經典王阿闍世除諸狐疑無
有猶豫淨諸陰蓋分別一切諸法平
等若書若讀受持諷誦聞之信樂書
著竹帛正素經卷矜莊執翫令此正
法而得久住此功德福過彼甚多不可
稱限佛言族姓子若於百劫奉持禁
戒普知止足得閑居志樂不捨其閑
是經而信樂者其功德福則過於彼

愛身及與壽命不如聞是經歡喜信
者若於百劫而行禪思有觸嬈者而
不惑乱不如聞是經歡喜信者若於
百劫而行智慧博攬曉了無所不達
設復聞此究竟本淨心暢自然經典
之品而歡喜信受持戒諷誦其功德
福則超越彼能速勸立諸通慧矣
時諸菩薩俱白佛言唯然世尊吾等
已受於斯法經典在在所遊諸佛國
者有所住處便當宣布所以者何衆
經典者則興佛事時諸菩薩舉聲歎
曰便復散花遍于三千大千世界而
說斯言說此經典布閻浮提而住長
久世尊能仁正法顯成溥首童真當
使永存所以吾等未曾省聞如是像
經假使聞者吾等不能報佛恩及
與歎首當以何等興大供養若族姓
子從人聞斯經典者其恩難報假使
有人欲見如來從聞是經當觀其人
如見世尊設欲供養如來至真等正
覺者便當供養此族姓子若覩族姓
子族姓女當瞻仰之如佛世尊諸菩薩
等咨嗟已畢稽首佛足右繞三帀於
此佛土忽然不現各各遷還其本國

子從人聞斯經典者其恩難報假使
有人欲見如來從聞是經當觀其人
如見世尊設欲供養如來至真等正
覺者便當供養此族姓子若覩族姓
子族姓女當瞻仰之如佛世尊諸菩薩
等咨嗟已畢稽首佛足右遶三帀於
此佛土忽然不現各各還其本國
土各各自住其如来前如所受法廣
為人說則於佛前一二彼土開導教
化無數群生使發無上正真道意

囑累品第十三

尒時世尊告弥勒曰仁當受斯正法
明典為無量人而分別說多所安隱
多所哀念諸天世人悉當蒙恩弥勒
菩薩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吾則受斯
經典教已亦從過去等正覺所啓受
是經於今現在面值世尊得聞斯法
惟然大聖如来現在吾以此經演令
流普佛滅度後在兜率天當為群生
分別說此殖衆德本若族姓子族姓
女然於後世耳聞斯經志大乘者當知
弥勒之所建立奉持斯經若有弊魔
伺求其便吾等當承世尊聖旨而持
護之使無瑕短佛告帝釋當受斯經

護之使無瑕疵佛告帝釋當受斯經
阿闍世品斷一切結所以者何天阿
須倫假使懷恨而戰鬪者當念斯經
諸天則勝阿須輪降佛言拘翼今屬
累汝若斯經典在於州域郡國縣邑
城廓丘聚則護其土然敵讎除不得
其便若至縣官若在賊中若逢禽獸
若值鬼神若遇盜賊若遭水火恐懼
之難便當思念於斯經典而說歌頌

冠

若有怨家寇逆惡賊不能得其便
尒時佛告賢者阿難受斯經典持諷
誦讀所以者何假使有人從汝求此
經典要者其族姓子若族姓女斷一
切疑無有猶豫洗除衆結永已除了
諸魔羅蓋不能覆蔽宿之殃疊邪害
罣㝵自然消滅所以者何設聞斯經
則無狐疑佛告阿難吾屬累汝懃懃
戒勑若犯逆者入斯典要歡喜欣悅
則無有逆亦无危害而無罪蓋耆年
迦葉白世尊曰唯然大聖吾見證明
於斯經典向者就王阿闍世宮分別
逆事王阿闍世尋時逮得不起法忍
疑網即除我時念言阿闍世本不曉
了一切諸法亦不分別諸逆之事唯

了一切諸法亦不分別諸逆之事唯
然世尊諸法本淨自然之性而反思
想計有吾我而立諸見不能理練一
切諸逆之本淨也如阿闍世君近顛
倒虛偽衆想成勤苦患若究暢此則
無衆難吾從今始說諸群生亦無有
罪無惡趣法其入此者則起絕去無
有終始佛言善哉善哉迦葉誠如所
云諸佛世尊道義之政無有塵垢賢
者阿難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建立斯
經典令後末世遊閻浮提尒時世尊
從左右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樹木牆壁普自然出如茲音響
如來則建斯經典已設此經典在大
海中若劫燒時應聞是經不得中斷
而在不聞也佛告阿難悉如樹木牆
辟所出音聲誠如所云斯諸正士殖
衆德本冣後世時受是經者終不中失
佛說是經時九万六千天人遠塵離垢
諸法眼淨六万八千人悉發無上正
真道意二万二千菩薩得不起法忍
八千人離諸貪欲此三千大千世界六
反震動應時大音普告天上世間悉
來供養於斯經典諸天伎樂不鼓自

而在不聞也佛告阿難忘如樹木牆
辟所出音聲誠如所去斯謟正士殖
衆德本寂後世時受是經者終不中失
佛說是經時九万六千天人遠塵離垢
諸法眼淨六万八千人悉發無上正
真道意二万二千菩薩得不起法忍
八千人離諸貪欲此三千大千世界六
反震動應時大音普告天上世間悉
来供養於斯經典諸天伎樂不鼓自
鳴普告天上世間悉来散華燒香雜
香擣香澤香悉值斯所轉法輪如来
於此所說經者悉為降伏衆邪異道
却諸邪行抑制衆魔斯如来印則為
精進修道如来之法諸族姓子便當
分別求此法印究竟正見佛說如是
王阿闍世軟首童真弥勒大士一切
菩薩諸大聲聞舍利弗大迦葉須菩
提阿難等諸天世人阿須倫闍佛所
說莫不歡喜

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卷下